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William Butler Yeats.

叶芝诗集

中

傅 浩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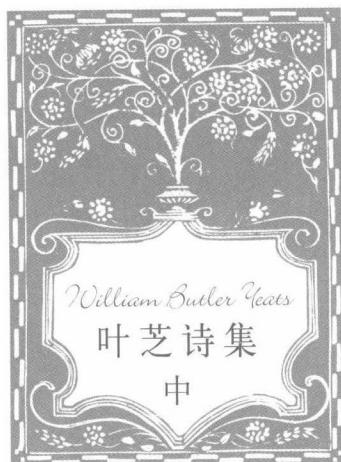
SOWER

I562.25

1
(2)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傅浩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序 诗

请原谅，老先辈们，假如你们仍在
听得见故事结尾的某个地方的话，
“免交十和四分税”^①或做从戈尔韦
到西班牙出口生意的老都柏林商人^②；
乡村老学者^③、罗伯特·埃梅特的朋友、
穷苦人眼里的百岁的记忆；
把那不曾流经任何贩夫腰肾的
血脉留传给我的商人和学者，

① 叶芝原注：“‘免交十和四分税’是一个现在我无法改正的错误，如果不大加改写的話。维庸作品——我忘了附注——中的某个商人是‘免交十和四分税’的。被爱尔兰议会减免某些税务的爱尔兰商人是——除非我的记忆力再次欺骗我，我记不得我所据的权威了——‘免交八和六分税’的。”（1914，《叶芝诗集新编》593页）其实，十八世纪爱尔兰批发商获准减免缴纳百分之十的烟酒税和百分之六的其他货物税。

② 本杰明·叶芝（1750—1795）：叶芝的高祖父，一位布匹批发商。

③ 约翰·叶芝（1774—1846）：叶芝的曾祖父，斯来沟郡脊崖教堂教区长，爱尔兰爱国者罗伯特·埃梅特（1778—1803）的朋友，。

无论掷出什么色子都认输的军人：
 当那荷兰人渡河而来时，在波义尼
 咸涩的海水边抗击詹姆士^①及其
 爱尔兰人的巴特勒或阿姆斯特朗^②；
 在毕斯凯湾随着一顶破帽
 从甲板上跳下水的老商船主；^③
 尤其是你，沉默而厉害的老人^④，
 因为那日常的景象打动了
 我的幻想，使我少年的嘴唇说出，
 “惟有浪费的德行才挣得阳光”；
 请原谅为了一场不育的情欲^⑤之故，
 尽管我已将近四十九岁，

-
- ① 在1690年的波义尼战役中，荷兰裔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650—1702)打败了詹姆士二世(1633—1701)。
- ② 1733年，本杰明·叶芝与来自富有的巴特勒家族的玛丽·巴特勒(1751—1834)结婚。1835年，叶芝的祖父威廉·巴特勒·叶芝(1806—1862)与威廉·柯贝特(1757—1824)和格瑞丝·阿姆斯特朗(1774—1864)的女儿珍妮·格瑞丝·阿姆斯特朗(1811—1876)结婚。柯贝特和阿姆斯特朗家族有长久的从军史。
- ③ 威廉·米德尔顿(1770—1832)：叶芝的外曾祖父，商人、船主，可能还是走私者。毕斯凯湾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叶芝在《童年和青年的幻想》(1916，《自传》，伦敦，1955)中描述过毕斯凯湾事件。
- ④ 威廉·波莱克斯芬(1811—92)：叶芝的外祖父，船主兼商人。
- ⑤ 指对毛德·冈的不得回报的爱情。



我还没有孩子，而只有一本书^①，
只有它可证明你们和我的血脉。

1914.1

^① 叶芝生于1865年6月13日；此诗最初发表于1914年5月25日夸拉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责任》中。

灰 岩^①

与我同学技艺的诗人们，
柴郡干酪饭馆^②的伙伴们，
这儿有一个我改写的老故事，
我想它会比时下流行的故事
更能取悦你们的耳朵，
尽管你们可能认为我白费气力，
假装可能会有激情，

① 灰岩：山丘名，在克莱尔郡，是爱尔兰传说中埃法的家居处。埃法通常被描写为“神仙情人”。在1014年爱尔兰人抗击丹麦人的科隆塔夫战役之前，她提出要陪她最喜爱的情郎杜佛林·欧哈特甘过二百年快乐生活，如果他不跟他的朋友、国王布莱恩·博如之子穆拉夫一起去参加战斗的话。他拒绝了，遂与穆拉夫、布莱恩·博如一起战死。叶芝在《爱尔兰农民神话传说故事》（伦敦，1888）中把埃法描写为“盖尔人的缪斯，因为她给予她所迫害的那些人以灵感。盖尔诗人早夭，因为她无休无止，不愿让他们在人世上久留——这个恶毒的妖女”。

② 伦敦弗利特街附近的一家小饭馆，1890年代初“诗人俱乐部”同人的聚会处。



其中生命多于死亡，
尽管忙于给你们的瓶中灌酒，
健壮的老戈班^①没有说话的机会；
那寓意是你们的因为它是我的。

10

当酒杯在日暮时分轮流递传时——
好故事难道不就是这样流传的？——
众神正聚坐在餐桌前，
在斯里佛纳芒^②他们的宫殿里。
他们唱着困倦的歌，或打着鼾，
因为全都酒足饭饱了。
冒着烟的火炬照耀着
戈班打制的金属器皿，
在那里滚动的厚重的旧银盏，
或尚未喝干的酒杯，
那些是在狂热鼓动肌肉的时候，
他在山顶上打造出来，
用以盛他酿制的、惟有

20

① 锻工戈班：爱尔兰神话人物，属于“坦奴的部族”，以善造饮之可使人长生不死的仙酿著称，亦有厨神之称。

② 盖尔语，义为“女人之山”，在提珀若瑞郡，“坦奴的部族”中一名为鲍勃·德戈的国王的都城所在地。

诸神才可以沾取的仙液琼浆的。

30

此时从那使他们睿智的浆液上，
那些神祇全都抬起了
他们双眼的朦胧想像，
因为有一个被造就得似女人者^①
在他们瞌睡的眼皮前急奔，
并且因激动而颤抖着说：
“快出来挖掘一个死人，
他正躲在地下的某处，
去把他当面嘲弄，然后
用马和猎狗把他驱赶追逐，
因为他是所有死人中最坏的。”

40

只要我们在梦中看见那殿堂，
那些被酒浸泡的眼睛，我们
就会茫然而惊恐，咒骂使我们
未来的日子都变空虚的厄运。
我认识一个谁都无法取悦的女人^②，

① 指女神埃法，又作埃法尔。

② 指毛德·冈。



因为还是个孩子时她就梦想
造就得像这样的男人和女人；
后来，当她的热血奔腾如狂，
才理清清楚她自己的故事，
说：“两三年以后，
我只好嫁给某个可怜的傻子，”
说完此话，眼泪直流。

自从，酒馆的伙伴们，你们死后，
也许你们的影像一直立站——
仅仅扔掉了骨头和肌肉——
在那差不多满满一屋子人面前。
年纪轻轻你们就不得不面对你们的结局——
那是美酒或女人，或某种诅咒——
但是决不要作一首更拙劣的歌曲，
那样你们就可能有一只较重的钱袋，
也不要为某种事业呐喊助威，
那样你们就可能有一大群朋友。
你们遵守了缪斯的更严格的戒律，
无悔地面对了你们的结局，
因此赢得了权利——但是

50

60

我最赞赏道生和约翰生^①——
 可与那些被世人遗忘者为伍，
 并摹仿他们骄傲而坚定的眼神。

“在黎明至黄昏之间，丹麦
 军队被驱逐出去了，”她说；
 “虽然那事件很久没有定论，
 虽然爱尔兰国王和半数的
 各邦君主战死，但在日落之前，
 一切都已完成。

“那天
 爱尔兰国王之子穆拉夫
 正一步一步地向后撤退，
 他和他最好的队伍背对背
 困在了那里，但是丹麦人
 却被一个看不见的人的攻击
 和喊杀声吓得惊慌逃遁；
 心怀着感激，穆拉夫随着
 一只浸染着鲜血、在地上

① 厄内斯特·道生(1867—1900)和莱奥内尔·约翰生(1867—1902)：“诗人俱乐部”成员。



踏印出痕迹的鞋底发现
那人站立在老荆棘树丛旁；
虽然他这里看看那里瞅瞅，
其实只是盯着荆棘树看，说：
‘那不过像是空气，却能够
击杀得如此漂亮的朋友是谁呢？’
于是一个青年人出现在他眼前，
说：‘因为岩石养育的埃法
深爱着我，占有着我，不愿
让我死，所以她拿一枚发卡，
把它插在我的衬衣上，
担保说有了这枚卡子
就没有人能看见而把我损伤；
可是瞧，它没了；看见你，
王子，伤成这样，我不愿
再享有这幸运，这是我的耻辱。’
这话说得很圆，但是夜晚
来临时，他对我暴露了他的坟墓，
因为他和那王子都已死去了。
我曾经应许他享寿二百岁，
即使他不顾我做过或说过的一切——

80

90

100 这双不死的眼睛潸然落泪——
声称他的国家的需要居第一位，
我也会救他的性命，可是为了
一个新朋友的缘故他变成了鬼。
即使我的心碎了他又在乎什么？
我要铁锹和马匹还有猎犬，
我们就可以把他撵走。”于是
她纵身躺倒在地面，
撕破她的衣裳放声悲泣：
“他们的力量乃是那些漫游在
110 灰岩和风光中的神圣幽灵所赐，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不忠实？
为什么最忠实的心最钟爱
虚伪面孔的苦涩甜蜜？
为什么长生者定要爱必死者？
为什么神仙要被凡人背弃？”

可是，每一位神祇站起身来，
从容地微笑着，一声不响，
伸出手臂，举着酒杯，
走到她躺着悲泣的地方，
120 突然间把她浇得浑身透湿；



她滴淌着戈班的醇醪，
不再记得曾发生过什么事，
眼瞪着众神咧开嘴大笑。

我坚持信仰——尽管信仰经过考验——
那生于岩石、在岩石间漫游的脚；
自从你们死后，世界已经改变；
我对于那在大海面前咆哮，
认为刀剑的击刺比恋人的音乐
怀有更良好意图的队伍，
丧失了信誉——就这样吧，
好让那漫游的脚心满意足。

130

致一位富人，他答应给都柏林市立美术馆 第二次捐款，如果证明人民想要绘画的话^①

你给过，但不愿再捐，
直到足够多的白丁^②的便士
躺在了鄙弟^③的半便士旁边

① 叶芝原注：“在我阅读爱尔兰报纸的约三十年间，三次公开争议打动了我的想像力。第一次是帕内尔风波。……第二次是有关《西部浪子》的争论。……第三次则为市政府拒绝为休·雷恩爵士的著名绘画收藏兴建美术馆做了铺垫。……”（《叶芝诗集新编》593页）参见“致一位徒劳无功的朋友”一诗253页注①。此诗最初发表于《爱尔兰时报》（1913年1月11日），题为“赠礼——致一位朋友，他答应给都柏林市立美术馆大于第一次的捐款，如果所募集的款额证明对那些绘画有相当大的‘大众需求’”。

② 对爱尔兰人，尤其是穷苦百姓的通称。

③ 同上。



作为“某种证据”^①，在你
投下你的金币之前，证实
可以骄傲地献出的东西
正是这盲目而无知的城市
想像中最能使之繁荣的东西。
厄科尔^②公爵吩咐演员
去市场，好让他的普劳图斯^③
为意大利喜剧做示范。
他在乎什么？难道说是
葱贩子们的所想或所做？
而基多巴尔多^④，当他
在乌尔比诺多风的山坡，
创建了那教授礼仪的语法
学校供才子佳人学艺之时，

10

① 此处引语出处不详。在将此诗寄给休·雷恩爵士时，叶芝解释说：“我尝试反驳阿狄朗夫人致某人信中的观点”，但又补充说，“此诗所致的‘通信者’当然是个想像的人物”（阿伦·韦德编《书信集》，伦敦，1954年，573页）。他在1912年12月15日致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则说：“我头脑中有一首关于雷恩的美术馆和阿狄朗勋爵的诗，但也许写不出来。我将试试。它是不圆滑的，不提阿狄朗勋爵的名字，或许有助于募捐。”（《英国研究季刊》1963年7月第3卷第4期）

② 厄科尔·戴斯特一世（1431—1505）：意大利费拉拉公爵，艺术赞助人。

③ 提图斯·马丘斯·普劳图斯（前254—前184）：古罗马剧作家，最受费拉拉公爵欣赏者。

④ 基多巴尔多·迪·蒙特费尔缇（1472—1508）：意大利乌尔比诺公爵。

就不再派遣信使来回跑
 以便获知牧人们的意志。
 当他们把考西莫^①赶跑
 而不顾会酿成何等怨恨时，
 他把他们所释放的时日
 献给了米舍罗佐^②新近为
 圣马可图书馆所做的设计；
 在那里动乱的意大利将会
 通过吮吸希腊的乳头，
 在以和平为目的的艺术里，
 在逻辑和自然法则里汲取乐趣。

你张开的手只说明我们的损失，
 因为他^③以前更熟知生活乐趣。
 让白丁们去玩掷钱的游戏，
 请仰望太阳的眼睛，给出
 令狂喜的心叫好评善的东西，

① 考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美第奇家族中第一位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艺术赞助人;1433年被放逐威尼斯,但一年后凯旋而归。

② 米舍罗佐·德·巴托罗米欧(1396—1472):意大利建筑学家,随考西莫·德·美第奇流亡,为他设计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图书馆。

③ 指休·雷恩。



好让某个新日子孕育出精英，
因为你给过，并非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是一个鹰巢所需的合适的枝梗！

1912.12